

金维映的红木箱子

□李慧慧

金维映故居位于岱山高亭的清泰路,宅院外表朴素无华,并不起眼。走进故居,各个展厅风格各异:有的以她的事迹为主线,详细叙述了她从离开海岛赴城求学,到带领盐民开展运动的一生经历;有的则陈列着她曾使用过的床、衣柜、橱柜等物品,这些遗物保存完好,陈旧的橱柜与床具带着海岛的独特风情,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。

每次走进金维映故居,总会有新的发现,这次也不例外。

那个红木箱子,便是我此行的新收获,它静静陈列在最后一个展厅里。

一块寻常的长方形透明玻璃罩下,安放着一只陈旧的红木箱子。初看之下,它并不起眼。凝视着这只老旧的红木箱子,在尚未知晓它背后的故事时,我不禁猜想,它或许曾是一份嫁妆——毕竟在那个年代,一只木箱子所承载的珍贵意义,远非今日我们所能轻易想象。

我不确定这只红木箱子是否就是金维映的嫁妆。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,别说像样的嫁妆了,能拥有一只木箱子已属不易,更何况它还能完好保存至今,这份珍贵更更难能可贵。我对这只红木箱子充满了无尽的好奇与遐想。

小时候,我也曾在别人家见过类似的木箱子,它们通常用铜锁仔仔细锁着,里面藏着各式各样的物件。有的箱子里躺着一本日记本,

字里行间藏着一位女子的细腻心事;有的放着一串精致的项链,或是友人相赠的礼物,默默见证着爱情与友情的温度;还有些则收纳着泛黄的照片、缠绕的毛线球,将那些细碎却永恒的回忆妥帖安放。

眼前这只木箱,外壳所涂的油漆应是当年那个年代鲜艳的大红色。然而,历经岁月的洗礼与无数次使用,它的外表已褪作淡淡的暗红色,甚至隐隐偏向黑色,不再那么引人注目。与此同时,箱体上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已露出木材原本的色泽。箱子背面镶嵌着一对结实的铁环。我静静站在展柜前,凝视着这只古旧的木箱,仿佛它能拂去岁月的尘埃,让往昔的片段重现眼前。

如果打开这只木箱,里面的空间应当颇为宽敞,足以容纳不少物品。金维映会在里面放些什么呢?据工作人员介绍,当年金维映在保安生下孩子后,疼爱有加,便用这只箱子装上一些用品,随孩子一同托付给农民家庭,供孩子使用。

这只箱子最初本是文件箱、保险箱,金维映用它存放文件与部分衣物——因其结实耐用、便于携带。孩子出生后,箱子里又添了孩子的衣物。我不禁猜想,那时金维映还会在箱子里放些什么?是她自己想看的书,或是工作笔记?是深夜里用自己衣物改做的孩子衣裳,还是捡来枝条精心制作的小玩具?

一个母亲将孩子托付他人抚养,那份深

切的不舍,纵使再大的箱子也难以承载。那么,这个真实的木箱里,究竟装着哪些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物品呢?据木箱收集人员的记录,最初的木箱中还存放着几套红军衣服和一些尿布。

一套普通的红军衣服,寄托着金维映对孩子未来的殷切期盼,她希望孩子能始终铭记自己作为红军后代的身份。而那些尿布,则是身为母亲的她当年特意为孩子准备的,凝聚着一位母亲细腻的温柔。如今存放在故居的这个红木箱子,收集过程也颇为不易——据说它被孩子的养父母妥善保存了近60年,最终才被托运至故居。

作为一位母亲,当我看到这个木箱子时,心中满是敬佩——敬佩一位母亲为了理想与革命,毅然割舍亲情,将孩子托付给老乡的大爱;更敬佩那个年代女性的坚强与勇敢。为了革命需要,她强忍内心的万般不舍,将孩子留在老乡家中。身为母亲,她亦有自己的温柔:一套红军衣服,是她送给孩子的“坚强”,是一份信仰的传承;而那些尿布,则是她细腻的温柔,是对孩子深沉的爱。这份坚强与温柔,都被珍藏在这个小小的木箱子里。

这个小小的红木箱子,宛如一扇时光之门,让我得以窥见那个年代女性的勇敢与顽强。它不仅属于金维映,更是无数革命女性坚强精神的象征,承载着一代人的信仰与勇气,也凝聚着一位母亲的温柔与坚韧。

一束光

□鲁迪

据。他已经托了人,上下打点要花点钱的,这两天应该就有消息。他让阿英嫂先住下来。

阿贵放回来的那天早上,阿英嫂还在睡觉。这几天,她担心加劳累,一直没有好好入睡,老是做噩梦,昨晚又睁眼到半夜才睡着。梦见阿贵在牢里受苦,人不像样了。她叫起来,一睁眼,看见阿贵坐在床前。

“哎呀,我不是在做梦吧?”

阿贵好像生了一场大病,憔悴得很。她似乎一眼看到了阿贵老年的模样。

“你回来了,回来就好。他们说你女儿……”

“嘘!”阿贵连忙止住阿英嫂,把门和窗户都关上了。

“我跟你以前讲过的,你女儿经常带人来招待所。她把这里当做那些革命同志的歇脚点和联络点,所以他们才抓了我。问你女儿的下落,可我哪知道哇,她不是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嘛。”

“你真不知道,还是装不知道?”

雪山“人石”

□自在

出险境。强帮弱,大助小,走不动的扶着走,扶不动的抬着走。在此至暗时刻,战友们始终相信前面有光。

红军指战员有马,多让给了伤病员,他们背着粮食与战士一样爬山。一名指战员发现有人冻死了,心疼地喝道:“物资管理员呢?”身旁的人低声回答:“他就是物资管理员。”他僵立片刻,寒风卷起雪粒打在这位指挥员脸上,他缓缓脱下帽,默哀良久,眼眶湿润。

夹金山上,天气变幻神秘莫测,晴、雨、雾、雪轮番登场。刚到半山,天就下起雨来。不一会儿,雨雪漫天,劈头盖脸地砸下来,身上穿的单衣薄如纸。脸色发乌,冻得上下牙齿不停打颤。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,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,硬邦邦,钻心地痛。有的被冰渣划破流血,有的手指、脚趾被严重冻伤,依旧咬牙前行。

患难见真情。一位战士摸出遗留在兜里一个干辣椒,他轻轻咬下一口,又传给身边战友。一个小小的辣椒,在数十名战友手中辗转传递,它是绝境相守的温情,是不离不弃的信仰。

严寒未消,饥饿袭来,指战员们带的口粮有限。用餐时,他们用雪水冲泡青稞面,黏糊糊的,又冷又硬,能填肚子已算大幸。口粮耗尽之后,众人便靠喝雪水、嚼草根充饥。极致的饥饿和体力消耗,让指战员们精疲力竭,只想落座片刻、稍作喘息。

道路两旁,雪堆渐渐隆起,一堆又一堆。一位战士累极了,见路边这些“石头”,想走近倚靠片刻。不想承,那“石头”却“轰”的一声倒了下去。这时他才发现,原来那不是山间顽石,是冻僵在前的战友。这些战友已化作路标,无声地指引着后来者。

战地芳华

□姚崎峰

年仅20岁的生命原本灿烂却又如此壮烈
当她的四肢被钉在门板上
当利斧穿透她的身体
那腥风血雨里留下了最后坚定的声音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

她的牺牲被埋藏了多年
乐家老屋堂前
当“保家卫国”的光荣匾高悬
父母眼中的女儿却再也回不来了

上苍垂怜,老屋大火焚毁的瓦砾堆里
80年前从新四军战场寄来的家书
奇迹出现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啊
隔着时空,烈士与我们再见

多少次,柳烟细雨的老巷里
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小姑娘
走过石板路
走过穿堂,扣响了乐家老屋的门环
那本该是豆蔻年华的乐亚成

“嘘,你又来了。老板是好人,他保我出来。我不能在这里做事了,否则会害了老板。”阿贵说,“女儿大了,我们留不住她了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不,你女儿现在不在学校读书了?”

“那肯定是。读了书,见了世面,想法就不一样啦。或许,跟着她说的那些同志走了吧。”

“阿贵呀,你在里面怕不怕?”

“说不怕那是假的。你想,咱女儿才17岁,做的事情就这么大。”阿贵悄悄地朝阿英嫂跷起大拇指。

“嘘!”阿英嫂连忙捂住阿贵嘴巴。“小点声!”

“女儿……女儿……”他们念叨着,此时,那个扎着粗长的麻花辫子、穿着学生装的少女形象,一下子高大起来,仿佛一束光,照亮了这个阴暗的房间。他们仰起头,脸上不由露出了自豪的微笑。

这一座座雪域“人石”,它提醒大家,一定得咬紧牙关,不能坐下停息。于是,大家相互督促、鼓励,一步步往前挪。是日傍晚,先遣队终于抵达达维镇,巧遇红四方面军策应部队。

先遣队会师的消息,振奋了部队士气。随后几天里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,率领主力部队翻越夹金山。在通过那个垭口前,天空忽然乌云翻滚,狂风大作,大家无处藏身。不少指战员永远留在了雪山之巅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6月18日,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后,在懋功地区达维镇举行会师大会,史称懋功会师。

翻越夹金山的壮举,它向世人昭示:在这群追光的红军脚下,任何人间险阻都将被征服。

20世纪80年代,邓小平在接见宝兴县代表时,曾关切地询问,当年带红军翻越夹金山的两位向导情况,并表示他们为红军作出过贡献,现在过得怎么样了?如果尚在世,请一定给予补偿和安置。当听说两位向导均已不在人世,邓小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指示有关部门,要抓紧落实对牺牲红军的优抚政策。这些革命功臣,我们不能忘记他们。

如今,站在垭口的纪念碑下,风雪依旧在,却不再刺骨。天地苍茫,游人一拨拨前来,缅怀这些民族英雄。有一位画家参观后,深受感动,精心创作了一幅雪山“人石”图,纪念那段岁月。

夹金山的“人石”,犹如黑暗中默默的播种者。他们耗尽生命,自己不参加收获,却换来了共和国的诞生,人间静好岁月。

雪山“人石”,是镌刻在雪域之上民族信仰的丰碑!

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,收藏着红军的单衣、草鞋、大刀、步枪等。初识雪山“人石”,我睹物思人,恍若穿越时光隧道,闪回90多年前那段悲壮进程。

1935年6月,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,蒋介石将战术由追击改为全面围堵。川康平原及交通要道全被国民党封锁,层层布防,无路迂回。为摆脱包围圈,只有翻越夹金山北上,走雪山草地一线,与在川西北建立稳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,优势互补,筑牢北上抗日的根基。

夹金山,高耸险峻,终年积雪不化,常年气温在零下10℃以下。核心垭口海拔4114米,单程穿越10余公里。

这里是藏区,人烟稀少,荒寂苦寒。红军进退维谷之际,有幸找到当地两位村民,马登洪和杨茂才。

一位红军指战员用手一指巍峨雪山,恳切询问:“老乡,我们北上抗日,想翻过这座山,可行?”

马登洪听闻此言,连连摇头,神情凝重。这座山本地人唤作神仙山,民谣云:“夹金山、夹金山,鸟儿飞不过,人畜不敢攀,要过夹金山,除非神仙到人间。”可见登越之难。他还细数往年山难:某人上山遇冰雹子,冻成“人石”;某年四人结伴上山再无归期。不累死饿死,也要冻僵。

可红军不信邪,决意翻山。马登洪望着红军指战员坚定的神情,这位世代居于山下的藏民深受触动,他不再反对。两位老乡倾尽毕生进山经验,叮嘱红军:带点烈酒、辣椒、御寒衣,每人准备一根拐棍。在上午9时后,下午4时以前穿越,其他时间危险性更大。

纵有两位向导经验,为大家增添了信

心,可川西物资极度匮乏,红军连正常口粮都无法保障,装备简陋不堪。山下已是盛夏,山上却风雪交加。这支从南方过来的部队,身着单衣,不少人脚上仍穿着草鞋,想拥有一件棉衣都是奢望。有战友不幸牺牲后,遗留的破衣、薄毯便成了众人的御寒之物。众人踏雪前行,与赤足前行别无二样。

翻山之路举步维艰,但时不我待。是年6月12日,打前站的红1军团2师4团,为了避开敌机轰炸,指战员们凌晨起床。炊事员把仅有的两串辣椒,熬了一大锅辣椒水,每人痛饮一碗,胸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意。在师长陈光的率领下,从夹金山下碾碾村出发了。

夹金山脚是一片原始森林,荒无人烟,连野兽都罕见。徒步数公里后,地下是厚厚的积雪,最深处没腰腹。尽管上山没有路,指战员们却情绪高昂,对着峰顶附近那个垭口,径直往上爬。

马登洪回望打量了一下这支绵长队伍:红军虽经历了上万里长途转战,满身疲惫,精神依旧昂扬,纪律严明。他再三提醒大家,再累也不可坐下,一旦停下体温骤降,再也站不起,可能会变成“人石”。

越往上走雪越深,气温越低。积雪在日光下白得刺眼,刺得人双目生疼。空气越来越稀薄,指战员胸口就像堵了一块石头,透不过气来,连说话都非常吃力。双腿如灌铅一般,队伍越拉越长。走慢了,恐延误行军时机;走快了,心跳加速,头昏目眩。

绝境之中,险情频发。这时,只听“噗”的一声,一位红军战士一脚踩进雪窝,瞬间顺山滚落,消失在茫茫雪海之中。惨痛的教训让众人愈发谨慎,遇到结冰路面,战友们就用刺刀、铁铲挖出脚窝。遇战友陷入雪窝,立即递去木棍、系紧绑带,拼尽全力将同伴拉